



《广雅·释名》。则令人联想到先生所作的《说
鹿》，乃是一种继承的，看来因莲花而联想到
郑玄之说法，据郑玄说，鹿之生长，即便是
譬如溪流的北岸也，亦曾取得“莲花呢”道。

莲花似莲花，物似莲花言。

莲花随空来，莲花真无谓。

莲花似莲花，不独中道说。

莲花似莲花，莲花真无谓。

莲花似莲花，莲花真无谓。

“莲花”和“莲花”的说法，使人想到地
莲花说成是“莲花”的说法，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
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莲花真无谓。

韦明铤 著

扬州文化谈片

YangZhouWenHuaTanPian

广陵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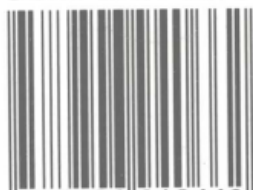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心严
宇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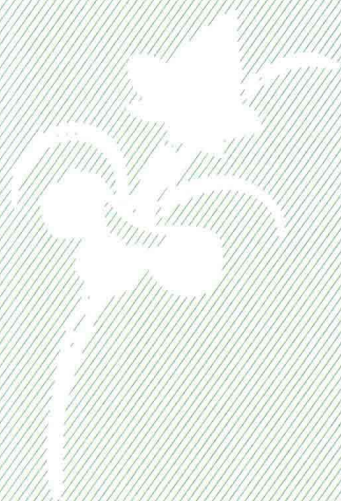
ISBN 7-80694-066-9



9 787806 940662 >

ISBN 7-80694-066-9/K • 28

定价：24.00 元



韦明铤 著

扬州文化谈片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文化谈片/韦明铎著. —扬州:广陵书社,
2004.8

ISBN 7-80694-066-9

I. 扬... II. 韦... III. 文化史—扬州市
IV.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7385号

扬州文化谈片

著 者 韦明铎
责任编辑 严 岚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电 话 0514-7343427
社 址 扬州市凤凰桥街24-6号
邮 编 225002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运河西路215号
邮 编 225003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066-9/K·28
定 价 24.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韦明铤，1949年出生于扬州，1965年负笈金陵。现为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扬州市政协常委，扬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扬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扬州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扬州曲艺史话》、《扬州文化谈片》、《扬州瘦马》、《扬州掌故》、《风雨豪门》、《江南戏台》、《玉璞风华》等。曾获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华东田汉戏剧理论奖、中国国家图书奖等。



一般说来，扬州文化更富于闲适安逸的情调而疏于奇谲苍莽的气象，更长于精雕细刻的耐性而失之于纵横捭阖的魄力。

现在盘点扬州的这些旧账，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增添茶余饭后的谈资。回顾昨天，说到底还是为了明天。

我觉得扬州人应当有解剖自己的勇气。



序

《扬州文化谈片》原为《读书文丛》之一，由三联书店于1994年6月出版，各地书店早已售罄。去年春天，广陵书社向我提出能否将此书再版。我考虑这本书的初版距今已经十年，在读者中尚有一定影响，我和三联签订的出版合同也早已期满，便同意了。只是由于我那时候正为广陵书社写另外一本书——《风雨豪门——扬州盐商大宅院》，无暇对《扬州文化谈片》的再版与增订多加考虑，所以此事就暂且搁置起来。现在手头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对本书的再版作一些必要的准备了。

如前所述，《扬州文化谈片》一书的初版，已是十年前的事。在初版中，三联书店编辑出于自己的考虑，曾对原稿略加删节。尽管删节的地方不是很多，我自己却一直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成为完璧。因此，在新版里我决定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并且在某些地方有所增饰。

《扬州文化谈片》初版之后，作者又写过好些有关扬州历

史文化方面的书,此外又发表了若干相关文章。自况《扬州文化谈片》的行文风格,与今日作者的写作笔法已有不少变化,但是所谈的对象并无不同。因而,我也藉此机会对本书的篇目作了一些增补。

这次新增加的文章是:

《笺“扬州城”——对于扬州文化遗产的盘点》;

《倡“扬州学”——刍议三篇》;

《品“扬州馆子”——从兼容南北到走向东西》;

《谢“扬州虚子”——一个不大合乎时宜的话题》;

《读“扬州八怪”——关于八怪的札记》;

《忆“扬州教场”——城市记忆的碎片》。

囿于原书的体例,这些文章的标题在收入本书时也都作了相应调整。

本书里的一些文章,最初发表于北京《读书》杂志,如谈“扬州梦”、“扬州鹤”、“扬州瘦马”、“扬州竹枝词”的几篇都是。对于本书初版的问世,我首先要感谢《读书》杂志、三联书店,和澳大利亚的安东尼亚博士等朋友。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对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起了重要作用。接着要感谢的,是读者的厚爱。《扬州文化谈片》出版后的反响之热烈,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方面的情况我无意多谈。但手边有两本书,都提到了《扬州文化谈片》,不妨稍加援引,以见一斑。一是王振忠先生的《斜晖脉脉水悠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在《纤绳荡悠悠》一文中说:

关于“广陵之姬”,韦明铤先生有相当精彩的考证(见《扬州文化谈片》,三联书店1994年6月版)。只是有一点需要补充,“养瘦马”虽然主要是供仕宦商贾采选,但

末等“瘦马”也满足了服务性阶层的婚娶。这是因为：明清的扬州城富甲天下，前来淘金的“民工潮”亦高涨不下。

二是车前子先生的《明月前身》（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版），在《扬州的月光》一文中说：

我看到了一本《扬州文化谈片》的书，作者我不熟悉。是三联书店出版的。白色的封面，黑字，小开本，体态是这般纤弱、瘦长，一尘不染中含有着万种风情。就这么一瞧，我就沉迷了：我像见到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一片月光。

聊举这两段话，是想藉以说明我的这本小书，在茫茫书海中还引来读者的青睐。这是我感到欣慰的。

《扬州文化谈片》从写作到问世是十年，从初版到如今又是十年。弹指之间，这本书从动笔到现在，竟然过去了二十年，当年的红颜书生现今已经鬓角染霜，少年意气也多少为岁月销磨。此书问世时，我在《扬州日报》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写在〈扬州文化谈片〉出版之际》。因为我想说的一些话在此文中已经说过，现在就将它抄在这里：

《扬州文化谈片》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屈指算来，这距离我当初动笔写这本书，已经十年有余。

大约在1982年，我忽然写了一篇谈古代扬州妓女生活的稿子，先后寄给几家报刊，都说文章写得很漂亮，但题材特别，难以刊用。其实那不过是一篇文化史论文而已，可是当时还很忌讳这种题目。我索性把稿子寄给了很有名望的《读书》杂志。不久，编辑部回信说：“《扬州瘦马》稿收到，大作诵读一过，以为极佳。这种文章，我们只恨太少。”文章在1983年第4期《读书》刊出后，正如近期上海《文

汇读书周报》所说，“在读者中引起过很大轰动”。以至于直到最近两年，还有外国学者因为这篇文章而专程到扬州来找我。我为《读书》陆续写了一系列论扬州文化的文章。后来编辑部建议我将这些文章编成一个集子，这就是现在的《扬州文化谈片》。

扬州文化有着丰厚的内涵。这本书里谈到的，只是一些“文明的碎片”。我还有不少谈扬州的文章，没有编入这个集子。但是这本书基本上包括了我在八十年代的若干年之中对于扬州文化的认真而痛苦的反思。

我所认识的扬州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呢？

第一，扬州文化不仅包括人们熟知的园林、八怪、小吃等等，它还包含着更为深广的内容，例如扬州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第二，扬州文化并非只有值得炫耀的一面，它还有着另一面，如寄生性、浮夸性、消费性等，这常常是被人忽视而又亟待研究的。

第三，并不是在扬州存在过的文化现象都属于“扬州文化”，只有那些体现了扬州特有的人文精神的文化，才是扬州文化。

第四，今天的扬州人只有正视并摒弃扬州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才能重建新的扬州文化。

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有文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文化。扬州是属于拥有自己的文化的城市。对于扬州人来说，这是一种骄傲，更是一种责任。如果说改造一条旧街道都会遇到重重阻力的话，那么要批评一种旧文化必定会冒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并不奢望人人都赞同我在

我的书里所表达的观点。我欢迎批评，惟一的愿望是请批评者在批评之前先读一读我的书。

《扬州文化谈片》原来拟名《扬州梦》。《扬州梦》这名字极富诗意，但稍涉风流。我自忖自己文采或可，风流不足，何况平淡为真，虚荣无益，也便欣然用了现在的书名。

此文大体表达了我现在想要说的意思，因此，我也就不再向读者饶舌了。总之，一本书倘若在出版十年后还有人记得，是书的幸运，也是作者的幸运。

是为再版序。

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初稿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修改于扬州准提寺侧

三联书店版原序

扬州这名字，与敦煌、邯郸、洛阳……一样，听着能教人产生某种历史感。而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修养的人来说，扬州其实远不是同一个形象。这样，出现一些关于扬州文化的“历史公案”或“笔墨官司”，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不过，即使是近代很出名的那场直接关系到对扬州文化应该如何评价的轩然大波，距今也已经半个多世纪。我至今不甚理解，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当年何以会激起扬州人那般的同仇敌忾？

关于那次风波的情况，我是陆续从一些书中约略了解到的。例如曹聚仁先生在《万里行记·说扬州》里谈到：

三十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易君左先生，他写了一篇《闲话扬州》，引起了扬州人的公愤，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却留下一边有名的上联：“易君左写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左矣”意即“错了”）。作下联的很多，可是难得对得恰到好处，大约会这么留传下去了。

包天笑先生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神童易顺鼎》中写道：

我与易实甫先生虽仅见过一面，我和他的公子君左，却是熟友，父子都是诗家，真是相得益彰。不过君左的诗，比他父亲的要蕴藉多了，那是处境使然，他不曾经过似他父亲这般流离艰危，只是在风雅中度生活而已。但是他的出名，也甚奇诡。最初以《闲话扬州》一文，得罪了扬州人，小小的惹了一点文字祸，而成了报纸上的人物。继又以好为对联的人，把“易君左矣”对“林子超然”（林子超是林森的姓名），传诵于词人之口，顾君左的风流倜傥，亦诗如其人也。

钱歌川先生在《浪迹烟波录·易君左与黄四娘》中说得比较具体：

君左比我大四岁，我一直以兄长看待他。因为在中学时代他就和我三个哥哥结拜兄弟，所以从小两家一直来往不断。我个人和他接触最有纪念性的一次，就是三十年代初期，君左写了一部《闲话扬州》的散文作品，交上海中华书局我负责的新文学部门出版。书中说到澡堂子中擦背的和修脚的，大都是扬州人。于是他们认为这话侮辱了扬州人，一时群情激愤，最后告到法院，正式打起官司来。因为君左那时正在镇江江苏教育厅当主任秘书，所以法庭在被告的所在地开庭。那本书的发行人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逵，也是被告之一。因此我们书局的人也要前往镇江，共同处理这场官司。结果在君左方面，只是登报道歉了事，真正吃亏的还是书局。不仅市面上的书要全部收回，不得再行售卖；而且书版及存书都要加以销毁，永不发行。当时有人出了一个上联征对：“易君左写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于是许多下联发表出来，其中最好的是：“林子超任国

府主席，连年主席国府，林子超然。”

易君左本名学铖，字敬斋，晚清名士易实甫之子，湖南汉寿人。早年与郁达夫同期留学日本，因有反日言论，被逐回国。抗日战争时，曾撰述岳飞、文天祥、李庭芝、陆秀夫、戚继光、史可法等事迹，编为《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后至香港从事文学工作，1972年3月17日病故于台北，终年七十三岁。他是在1932年春为避淞沪战争而来扬州的。在扬州，他一面浏览方志野史，一面流连诗酒名胜，写下了不少纪游文字。这些文字后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34年春出版——这便是那惹是生非的《闲话扬州》一书。

不知道内幕的人，一定以为是《闲话扬州》在社会上的公开发行触犯了扬州人的尊严，才引起了一场风波。但是知情人说，其实早在书局排版时，扬州的黑社会人物便已得知此书。只是为了满足一种猎人似的特殊的心理欲望，搭上弓箭的箭才没有立即射出去，而要静静地等待着那可怜的猎物自己慢慢走出来。于是机会终于到来了，但参加围猎的却全是商人、妇女、平民，还有学生。

这场风波的戏剧性高潮，是扬州公众的代表于1934年夏天成立了一个“扬州究易团”。“究易”者，追究易某法律责任之谓也。这个团体曾两次前往镇江地方法院，以丑化风土、侮辱人格之罪名，对易君左提起诉讼。据说，易君左原是坚持不出庭的，但有人告诉他：若不到庭，扬州人是不甘罢休的，要得息事宁人，必须给扬州人一点面子。他这才在第二次开庭时露了面，神色非常沮丧。当然，易君左是完全失败了。法庭的裁决是：易君左公开道歉，并且赔偿名誉损失费八百元，交扬州方面办公益事业；中华书局则销毁《闲话扬州》纸版，停止发行《闲话扬州》。据1934

年10月15日《申报》载，易君左为《闲话扬州》一书向扬州人道歉的启事，全文如下：

敬启者：君左去岁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致多失实之处，以致激动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自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愧悔交深，揆诸人情事理，自应坦白谢过，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君左已辞去现职，以明歉意，并致谢忱。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扬州人胜利了。

这一事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除了放任不羁的文人会多少收敛一下自己之外，一些出版社似乎也因此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说：

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章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写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

许多年以后，郑逸梅先生在他的《书报话旧》一书里也还提到，“中华书局的出版，一向是比较稳重的，可是也发生过纠葛”。他说中华书局出版过“两种发生纠葛的书”，一本是《闲话扬州》，另一本是《武昌革命真史》。这就可见那场风波的余威了。

我后来找到《闲话扬州》看过，觉得也没有什么。《闲话扬州》的内容大致有三个部分：一，扬州人的生活；二，扬州的风

景；三，附录，包括关于扬州的参考书、扬州的形势、扬州的沿革、扬州的杂话。书中写了扬州风光之美：“出广储门、天宁门或北门，一直到平山堂，这沿边风景好像一根线上穿的一串珍珠，粒粒都圆润透亮，宝光四射！平山堂离城五里，在这短短的五里中间，随处都是各自不同的景致，使你留连不忍卒去！”自然，也写了扬州风俗之陋：“扬州人的生活象征实在是散漫得很，没精打采的。从这种现象里，可以看出扬州人的性格至少是带有几分懒惰、浪漫、颓废的不景气！”“扬州就好像一个中落的大世家，有些地方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越来越空虚。”虽然扬州人战败了易君左，但似乎至今还没有战胜自己身上应该战胜的那些习气。

《闲话扬州》的官司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至今仍未解禁。1972年，台湾《春秋》杂志刊登《闲话扬州》，因为旅台扬州同乡会的抗议而不得不中止连载。1993年，大陆黄山书社出版《闲话扬州》，又由于扬州少数人的不满而未能将已经印出的书销售。但是，其实《闲话扬州》的各种印本一直在民间悄悄流传着，我就收藏着《闲话扬州》的油印本、刊印本、复印本等数种版本。像《闲话扬州》这样稍稍批评了一下扬州旧文化的小册子，竟然直到如今还不能为我们扬州一些人所理解、所宽容、所接受，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和耻辱。

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谈到阿Q时，曾举《闲话扬州》为例：

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

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

如果我们嘲笑过阿Q的愚昧和狭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阿Q至今没有绝子绝孙。

无论如何，把《闲话扬州》当作一本“禁书”来读是不免要失望的。知堂先生在《读禁书》中也曾举《闲话扬州》为例：

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那篇《闲话》我也还不曾见到。这篇《闲话》因为事情更大了，所以设法去借了一个抄本来，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这是我最近读禁书的一个经验。

我则在失望之余，还想到了当年扬州人的神经何以竟那般的脆弱。

然而，如果说湖南人、浙江人臧否扬州是会得罪扬州人的话，我这回却是地道的扬州人来评说扬州文化了。我觉得扬州人应当有解剖自己的勇气。

一九八七年暮春于古城广陵

二零零一年残冬改于醒堂